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

粟裕回忆录

粟裕著

解放军出版社

K825.2/89

:9

2007

粟裕回忆录

原名《粟裕战争回忆录》

粟裕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粟裕回忆录/粟裕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5065 - 5246 - 8

I. 粟… II. 粟… III. 粟裕(1907~1984)—回忆录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0347 号

书 名: 粟裕回忆录

责任编辑: 孙阿冰

装帧设计: 阎可钦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34.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5 - 5246 - 8

定 价: 4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再版说明

本书原名《粟裕战争回忆录》，初版于1988年11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我社将历年出版的高级将领回忆录统一整理再版。征得作者亲属同意，本书更名为《粟裕回忆录》。

此次再版，收录了由粟裕口述楚青同志整理的“粟裕谈淮海战役”一文，弥补了原书中缺失的这一重要章节，同时对文字进行了全面校订，纠正了原书中的少量差错，并重新绘制和增补了若干作战地图。

编者

二〇〇七年五月

目 录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	1
长工阿陀	2
开蒙	4
出走	6
进入省立第二师范	10
参加学潮	11
投笔从戎	14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片断	18
教导队的生活	18
参加起义	21
南下广东	23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	25
正确的决策	26
真正的英雄	29
大庾整编	34
上山打游击	37
湘南起义	41
井冈山会师	45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49

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	49
学习建设根据地	55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58
在战略转移中	61
在反“围剿”斗争中	70
经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反面教育	78
第五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84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85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88
转战闽东闽北	90
挺进浙西	92
活动于皖赣边	94
到达闽浙赣和组成红十军团	97
谭家桥战斗	99
怀玉山失败	101
历史的教训	104
第六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112
挺进浙西南	113
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17
第一次反“围剿”	122
浙南党内的一些分歧	129
第二个发展时期	135
第二次反“围剿”	142
迎接抗日高潮	151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159
江南新四军挺进苏北	159

全力对付韩德勤	166
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171
决战黄桥,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177
第八章 苏中抗日斗争	188
苏中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	188
工作重心由城镇到乡村的转变	192
根据地基本区的争夺	198
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	207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215
领导重心的再次转移	227
第九章 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	237
新的形势和任务	238
渡江南进,胜利会师	241
周密筹划	247
轻取孝丰	253
巧夺天目	256
诱敌深入,连歼顽军	263
大举反攻	274
第十章 苏中战役	278
山雨欲来	279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281
选择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作战	285
首战宣泰	288
再胜如南	291
三战海安	295
奇袭李堡	297

进一步明确了作战方针	299
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	302
攻黄救邵,七战七捷	305
第十一章 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	313
华中野战军主力由苏中北移	313
主动放弃两淮	317
决心在淮海打一个大歼灭战	319
集中兵力,打敌一路	322
整编第六十九师全军覆没	327
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	335
第十二章 鲁南大捷	339
以新的作战胜利实现战略意图	340
选择打击目标	342
紧张的战前准备	346
歼敌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	348
歼敌第五十一师	352
第十三章 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	357
战前的敌我态势	358
抓住战役间隙进行休整	360
果断改变战役决心	362
迅速挥师北上	368
敌变我变	371
战役获得全胜	375
第十四章 英雄孟良崮	380
强敌云集,发动重点进攻	381
耍龙灯,创造战机	383

割歼强敌的决心和部署	388
喜见贼师精锐尽	394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402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分兵”	403
向鲁西南挺进	406
沙土集作战方案的预想	411
战役经过及主要经验	415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	423
集中兵力,大战中原	424
审时度势创战机	431
取开封,攻敌必救	438
再歼援敌	444
胜利转移	452
第十七章 济南战役	457
中央军委攻打济南的作战方针	458
攻济打援的具体部署	464
攻占济南外围防御地带	467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468
争取更大胜利	473
第十八章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475
渡江计划的演变	476
战役前的形势	479
打过长江去	482
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	491
钳击吴淞,解放上海	494

第十九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	503
人民是父母	503
一切为了前线	505
不竭之源	506
英雄的山东民兵	508
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510
编后记	楚 青 516
附录 粟裕谈淮海战役	楚 青 521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省西部一带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靠近贵州的会同县是个山区小县，比一般的内地县还要相差一大截。城北约十公里的伏龙乡（现在叫坪村乡），有一个叫枫木树脚的村子。一九〇七年八月十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我就出生在这个村里。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这样清晰的印象：村里有一片枫树林，我家屋后就有二十多棵枫树，树干高大挺拔，枝叶郁郁苍苍，把屋顶都覆盖笼罩了。枫木树脚村很可能就是因此得名的。

枫木树脚村有五六十户人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大村子了。我能记事的时候，家中有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和两个妹妹，加上我总共八口。我家是地主，祖父时代有四百余担谷田，父亲他们三兄弟分家后，每家分得一百多担谷田（在我们那儿，习惯按收获量计算田数，一百多担谷田，约合二三十亩）。我家人口多，都不能劳动，常常入不敷出。后来举家迁进县城，因修建房屋，便欠下了债。

我的家乡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除了汉族，还有苗族、侗族、水族等。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一九五一年国庆观

礼时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还问我:“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出身富裕家庭,在家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立志背叛本阶级,要做旧世界的掘墓人;有的是因为饱受“三座大山”压迫,被“逼上梁山”起来“造反”的;还有的是红军解放了家乡,投身革命的。我的家乡和家庭的种种具体情况,决定了我参加革命有着另外一种经历。

长工阿陀

我的童年早已随着时光流逝了,但它曾带给我欢乐,开启我的心灵,对我的成长和献身革命都是有关系的。

爱动爱淘气是我小时候的性格。我家住的两排房子之间有一条溪水,虽然只有二三米宽,但水是从后面大山里流出来的,长年不断。每到夏天,我几乎整天在溪流里游泳、玩耍,有时把竹席子漂在水面,人躺在竹席子上,半泡在水中,自得其乐,这条溪水简直成了我夏天的“天堂”。

我家院内有几棵梨树、栗子树和橙子树。所谓橙子,就是像沙田柚子一样的东西。橙子成熟的时候,我常常带着一根竹竿爬到树上,找根粗壮结实的树杈靠着身子,再用竹竿捅头顶上的橙子。橙子掉下来,随手接住,然后背靠树杈半躺着身体,悠闲自得地剥皮品尝。

我家雇有两个长工。也许是因为我爱动的缘故吧,小时候常同他们一起玩。长工们见我没有少爷架子,都愿意同我接近。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长工,年龄比我大十来岁,当时还是个青年,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几十年来,阿陀的美好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地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

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

阿陀很会讲故事,常常给我讲剑侠杀富济贫、除恶行善一类故事。他讲起故事来那真是绘声绘色,娓娓动听。所谓剑侠,是劳动人民理想化了的英雄豪杰。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一时又认识不到自己的力量,就幻想出剑侠这一类英雄来为他们扶危济困、伸冤雪恨。

阿陀给我讲过“七剑十三侠”的故事、“草上飞”的故事。说那个剑侠“草上飞”,是一位“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飞毛腿,身轻如燕,能在草上飞奔。还有一个剑侠叫“一枝梅”,这位英雄好汉在除霸锄奸以后就在墙上画一朵梅花作为标记,然后远走高飞,继续“替天行道”去了。老百姓都叫他“一枝梅”。官府弄不清他的踪影,对他又气又恨又怕,可又毫无办法。

这些故事很能吸引儿童,唤起儿童对受苦百姓的同情和对剑侠的崇敬。那个时候我听阿陀讲故事,真可以说是身心全随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甚至比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更喜怒哀乐。对故事里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同情极了,对故事里的坏人痛恨极了,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剑侠崇拜极了。我虽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但确实萌生了一种遐想:长大以后要做个为民除害的剑侠。

当剑侠,当然要有真功夫。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跟着阿陀练功习武。为了练“飞毛腿”,阿陀教我用布袋子装满沙子,捆在小腿上,每天不停地跑啊跳的,常常练得汗流浹背,还劲头十足。阿陀教我舞“狼牙棒”。我挑选了一根一丈左右长的竹竿,把一头的竹节留着,其余全部打通了,灌满沙子,再用木塞或布条将另一头塞紧。在阿陀指点下,我挥动沉甸甸的“狼牙棒”,上捅下压、左攻右挡地练了起来,常常练得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阿陀特意给我制造了一把“枪”——他拣来一颗子弹壳，用钉子钻个洞，弹壳里装上黑色火药，再添加一些沙子，一点燃，沙子就喷射出去了，还有一定的威力哩。每当我用这把“枪”打中了我任意选择的假想的“恶霸”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阿陀也不把封建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我们那里不准吃狗肉，说是吃了狗肉，死后灵魂也进不了祖庙。但阿陀却带着我在野外偷偷地烧狗肉吃。

现在人们都重视学龄前教育和智力开发，为我学龄前开发智力的首推阿陀了；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好朋友，我童年时的好朋友就是阿陀，我特别喜欢他。那时我家的规矩，客人来了除了上茶，还要端伴茶的食品。普通客人端的是切成小块的腌萝卜，尊贵客人端的是各种蜜饯，有冬瓜糖蜜饯、梨子糖蜜饯、丝瓜糖蜜饯等，都是自己家里晒制的。我常常把家里晒的蜜饯偷偷地拿出来给阿陀吃，还同阿陀一起分享板栗。那些板栗是妈妈放在篮里挂在屋檐下让它风干的，我悄悄拿出来，把肉吃了，壳揉碎放回篮里，妈妈还以为是老鼠偷吃的哩！

开 蒙

会同县当时教育事业很落后，孩子上学都很晚，有时十七八岁了还在念高小。

一九一三年我刚满六岁，也许是家里见我成天弄棍舞棒太野了，提前把我送到私塾读书去了。我在私塾大约念了二三年，教私塾的先生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堂伯伯。教学方式完全是口传口授，先生念一句，学生跟一句，背熟为止。课文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带韵的启蒙读物，还念过《中庸》，也背过《诗经》，至今我还可以背诵一点。

一九一八年,家乡一带闹土匪,那是“经济土匪”,有天晚上,土匪到了离我们村子三四里的地方,把我堂叔家只有几岁的儿子抢走了,后来带信说要给多少钱才可以赎回,留孩子一条命。

这一下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很快,全家从我出生的枫木树脚村搬到了会同县城。我也因此离开私塾,先是进县里的“模范小学”,后来转入“高等小学”(即现在的小学高年级)读书。小学的功课比私塾广得多,也有趣得多,国文、算术、绘画、体操、唱歌、修身等课程,我都有兴趣,唱歌、笛子、洞箫我都爱学,各门功课的成绩还过得去。可是,我在高小二年级读了二三年,一次次留级,就是升不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是很简单的。父亲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封建地主式的接班人,见我念了几年私塾,又读了几年洋学堂,觉得我有出息有本事了,就要我来管家、记账,认为不毕业也足够用了,常常要我请假不到校,留在家里管这管那。不听课,不作业,这怎么会不留级呢!

家庭账并不复杂,但很繁琐。每天,收入多少钱,支出多少钱,给我多少钱,买菜买油买肉用去多少钱,都必须分门别类一一记下来,详细入账,每个月都要把账目送给父亲检查。我父亲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他为人忠厚老实,一天到晚关在家里,有时写写字,有时作作诗,整年不出门。他检查账目很认真,可对市面的行情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偶尔也做假账骗他,很容易骗过去。例如,有的时候,债期到了,欠债的佃户无力还债,或无力如数还清。我很同情他们,就在账上做假,或只记不收,或多记少收,再用其他办法把账、款弄平衡了,佃户还债的困难便圆满解决了。

父亲要我管家记账,不让我读书,很使我心烦;父亲不让哥哥管家,嫂嫂大为不满,常常骂人,把无穷的埋怨都落到我

头上来,也使我心烦。另外还有件事情也使我心烦,就是家里作主,硬是给我订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比我大二三岁,还是裹小脚的。我认为这是干涉我的自由,坚决不干。

封建的习俗,使正在成长的我,受到很大压抑。我深深感到,继续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生活实在无法读好书,将来决不会有出息,于是就产生了离家到外面去念书的想法。

前面已经说过,还是住在乡下枫木树脚村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故事里讲的剑侠云游四海为民除害的生活。后来家搬到了县城,我家新盖的房子后面有座城隍庙,每年过了正月十三,都要在那里唱戏,连续十几二十天,唱的都是汉剧,内容不少是英雄豪杰的故事。我坐在家里的楼上,就可以欣赏城隍庙戏台上的汉剧。这些汉剧加深了我童年时代就有的长大当剑侠的遐想。看看眼前的处境,我想着:在家里被关着,成天同豆腐账打交道,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将来要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为民除害,必须先跳出家庭的“笼子”,远走高飞。

我离家出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

出 走

有两件事直接促成了我的出走。

那时会同县城里驻扎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连长姓卢,平时神气十足,县太爷都得听他的话,成了会同县城的太上皇。卢连长手下有个班长,姓周,是个中士,大家都管他叫周中士。周中士在城里还有公馆,他和他那个老婆都成了城里了不起的大人物。

那时,乡下人到城里做生意,摊子就摆在路旁店铺门口,什么柴草啊,蔬菜啊,粮食、花生、香油、豆油的。卢连长那个

部队出来，排成四路纵队，不顾街上人多路窄，总是旁若无人地横冲直撞，把做生意人的粮食挑子、蔬菜篮子、素油罐子随便踢翻，弄得粮食、蔬菜撒了满街，豆油、香油淌了一地。老百姓恨透了这个卢连长和这支横行霸道的队伍。我们学生看到当兵的这样欺侮百姓，都很生气。为了出这口气，我们放学和外出也照着样子排成几路纵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有意识地去碰卢连长的那个四路纵队，去撞那些兵。久而久之，卢连长的兵就同学生结下了仇，而且越结越深。

有一次，城隍庙广场唱戏，这里看戏是没有座位的，大家都站在广场上。那天我们学生穿的都是蓝长袍子、青马褂子。卢连长的兵就站在我们前面。这已经使我们讨厌和窝火了，偏偏有个当兵的还大模大样地蹬上一张长凳，挡在大家前面。这样大家更气愤了。

“拉下来！拉下来！”学生们高声叫喊。

那个兵竟充耳不闻，还是站在凳上大模大样看他的戏。

学生们给惹怒了。那时我们一个个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可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几个学生冲上前去，一齐动手，把那个兵从长凳上拉了下来。那个兵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举起长凳动手就打。双方在广场上交手打了起来。

广场顿时秩序大乱。不知谁叫了一声：“土匪来了！”戴白边大沿帽的保安队慌慌张张朝天放了几枪。人们吓得四散乱跑。

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士兵斗下去，显然是要吃亏的。于是，大家在混乱中乘机跑回学校，把校门紧紧关上。那个士兵所在的排觉得丢了面子，排长下令追赶我们，还要强行闯进学校抓人，姓卢的连长阻止住了。从此士兵和学生的仇恨结得更深了。那个排长扬言，以后见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就要打，就要抓，就要杀！